



諸如此類！

詹泰一

我們生長在一個多難的時代。世界的

和平，一切生命的安全正遭遇到空前浩劫和嚴重威脅，尤其我們佛教徒同時也遭遇到末法之厄。所謂：「禍不單行。」一切江河日下的徵象，使我們有「五濁惡世今世何日？」之感。但一反過來想，這正是我們佛教徒行菩薩道施大勇猛的好機會。我們既然肩負救國護教的雙重任務；遭遇人家所不能遭遇的時代，把握此一千載難逢的時機，我們就要艱苦勇敢；排除萬難地奮鬥下去，才能顯得出來我們佛教徒的大無畏精神和崇高無上的特殊人格。

在許多大德不計任何犧牲艱勞弘化的同時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亦在有意無意之間，進行着破壞佛教的工作。這是確確實實的事實。也是最使我們所感到無限痛心的事。下面所舉的是二個最「普通」最「平凡」的實例。

二月中旬的某日，在臺北市延平北路二段有一年約四十餘歲的男人，人家看來像「和尚」的模樣，光頭、僧鞋、穿着近於袈裟的黒道袍，手裏打着引磬（柳鐘），他噫噓有詞地正在這些商店沿門求乞，不與不去。只見有一女店員遞給他一枚銅幣，隨即轉過身去對另一個說：「這個老和尚真討厭！」我當時覺得很不自在；真冤枉，這明明

不是我們佛教的出家人呀！為什麼只因人家的認識不清就使我們尊貴的稱呼受到恥辱？這位「身份不明」的「道乞」也是朦朧不明，他以為爲拾了修道的招牌就可以天經地義地向人要求施捨的資格，他的愚痴實在值得可憐。可是仔細想想，這一筆債算在誰的帳上？人家以爲他是念「阿彌陀佛」的和尚啦！他那裡又知道自己一伸手，人家佛教受到誤會呢？

一方面也要怪我們自己不好，宣傳不夠，給人家認識不清楚，也有許多事情給人家感到困擾。例如在街頭，常常可以看到許多好像剛圓頂不久的尼師們，三三兩兩，手裏拿着緣簿在商店門前躊躇猶豫，這樣子人家都沒有感到好印象。好像出家人手裏永遠和那本簿子離不開關係似的。你對她們感到不滿嗎？可是她沒有冒牌，她確實爲的是佛教呵！說來她們也是滿肚子苦衷，如果沒有成績，叫她如何回去向當家主持交代呢？敬告這些當家師傅們



：如果有了功德主，佛教需要的是道場，是弘揚佛法，十方共修的道場，而不是用來蓋大廟，開旅館和添油香的呵！我們更敬告主辦僧教的大德們注意防止類此。

看！這裡坐着的是一位帶着宗教色彩非常濃厚的江湖術士。他專門在馬路旁排攤子爲人占卜看相，他的攤子用白布橫書「佛光普照」和其他許多小廣告，其中有南華禪寺求戒師僧八個字。脖子上掛一串珠紅色的化學大念珠，着黑色袈裟海青混合衣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邊等待顧客。要不是排攤子，路過那裏乍看之下，倒像像大法師的模樣呢。

「先生在這裏談相和「佛光普照」有關係嗎？」我這樣問他。「有的，有的，我們不但拜觀音，孔子，也拜釋迦和天上聖母，太上老君。都有關係的，請坐下談談吧。」只差沒有說耶穌和莫罕默德。他看見筆者裝束不惡，又和他扯東談西的，滔滔高興，以爲主顧上門。於是大獻殷勤，最後他說：「先生，算準不要錢。」從他的文字招牌，衣着打扮和桌子上的各類書籍來看，他確是集各種教道於一身的人。用「佛光普照」做標

題，又看他的模樣，的確容易給人人家以爲他是「法力無邊」能知過去未來的神異人物，只差攤子排在那裏不妥當，如果換在深山洞內就不難躍當「活佛」「半仙」之流了。當然的道理，平常對佛教認識不夠清楚或對佛教存有偏見的人看了，就又要說佛教不好，對佛教沒有好觀念了。

佛陀在遺教經裏告誡弟子們：不許占相吉凶，仰觀星宿，和顯異惑衆。所以卜相呪術這一類的事，從佛教的立場來說，是屬於邪魔外道的。卜相的江湖邪術和佛光普照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難道佛陀還會放下搶救衆生的事業來幫忙你用相術和金錢作交易嗎？

總而言之，社會上的一般人對我們佛教的出家人存着錯誤的輕視心理。這是我們佛教深入社會的大障礙和大損失，而這種障礙損失都是由於這些醜態不良的現象所變化出來的。諸如此類的事例太多了，各位有心的大德們：我們如何來宣傳，如何來澄清佛教徒的精神和人格？如何顯現僧相的威嚴？如何共同來消除宏揚佛法的絆腳石？

二月二十日寄自臺北。

【贈訂】徵信（二、三月份）
【月戶】朱殿元居士二百份。
林長清居士二十份。
【零戶】斌宗老法師五百元（分別訂贈其皈依弟子十五人各一年份）劉梅生居士二百元。廖獅英居士、周羅漢居士各一百元。
證蓮老和尚贈禪門日誦十本合臺幣三百五十元。惟慈法師贈佛學論文集十本合八十元，助作本刊基金，一併誌謝。